

印度文學叢刊

Vishun Sarna 原著
盧前重譯

五

葉

書

正中書局印行



三十六年五月初版

印度文學叢刊

五葉書

Panchatantra

全一冊 價國幣一元三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Vishnu Sarma

有所權版
究必印翻

原重發印
著譯行者人
所刷行所正
吳盧秉中書
局常前局正
中書

(2034)

原 敍

昔日花城中，有一王名蘇伽多魯薩，冢宰曰阿摩羅薩惕，王以道德與治術聞。不幸三子皆著有過失，不聞教誨，桀傲不馴，任性而行，昏闇不肖；態復傲慢，人咸遠避之。而三子者，日事賭博田獵，荒淫無度；王屢教之不改，戚焉憂之。常與冢宰謀曰：吾寧絕嗣，不欲有此劣子。冢宰同情於王，議召國中高僧，所望有能改王子行者。於是集諸高僧，王始訴其衷曲，謂諸僧爲地上之神，宜無所不能；果能改諸王子所爲，當致厚報以謝。高僧皆默然不應，最後乃曰：王所命，非僧人所能爲也。因天使之昏闇者，僧人無以改之；王有他命無不應，若取膏脂於砂土，活死者於既絕，包河水於羊毛而不漏，生雙角於兔首而不達；惟化惡劣之天性，則非所能也。王聞言而怒，欲沒諸僧之田地產業，奪其權益，且逐放之。高僧中有昆什羅薩摩者，見王色不霽，請息王怒，允教諸王子；假以六月，~~安化~~所行，以副王子之分。王大喜！賜昆什羅薩摩以七寶，七寶者：金、銀、緞、紗、迦陵頻、與蒟醬；並以王子付之。昆什羅薩摩既歸，諸僧怨之，以爲不當爲所不能，曰：衲昔~~瞻~~妄爲，是爲解我諸僧圍耳；王旣怒形於色，不利於我諸僧，今雖未免此厄，然延六月，~~安化~~其間或有良圖，未可知也。偶然往往有濟於命定之數，使其成就；人生誠艱難，但~~安化~~遲

且延遲，亦大佳事，在六月中或可化凶爲吉。於是說數故事以證其言不謬。說畢，諸僧同聲讚揚其智慧與技巧。曰：「微昆什羅薩摩延遲之計，無他術也；竭厥智慧，當達所望，遂與告別。且預祝成功，能化諸王子行。昆什羅薩摩復思得一計，即以道德教訓出諸寓言；既獲良益，亦饒興味。此五葉書之所由作也。」

五葉書引

五葉書者，盤治檀多羅。「盤治」云者，梵之謂「五」，「檀多羅」猶言「卷葉」。書不詳作者姓氏，惟編中說教者曰昆什羅薩摩，疑即作者自謂。是五葉書後世所名，原編修短不可悉；有云初爲十二卷者。蓋旨在述道德，託寓言，以告諸王公者。寓言受佛教影響，考其時代，當在公元前六百年，在公元後五百年印度記載此書者頗夥。書中有與伊索寓言類似處，或云伊索寓言出於此書，則此書之成，在亞歷山大東征以前，亦即公元二世紀前也。或云此書出伊索寓言，則此書之成，在公元二世紀後。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譯此書者，有阿刺伯文、波斯文、臘丁文、希臘文、希伯來文、法蘭西文、德意志文、義大利文；英吉利文，出芮士手，蓋節本也。此書在印度原無定本，以南印度本爲最少，外來影響較小；芮士節本所據南印度本，殆亦最古之本。今前所譯，本諸芮士。諸夏與印度爲昆季之邦，是書不可無譯。書非當代之書，其辭古樸質厚，譯筆不能達萬一，覽者當恕其拙焉。甲申正月，盧前序。

第一葉

昆什羅薩摩始窺察生徒性格，護視之周，亦不稍離。一日，諸王子從之田獵，一如往昔，至感疲倦；顧所獲野獸無算，乃同坐憩於樹陰。當此之時，王子之長者請陳說故事，不知正中昆什羅薩摩意，利此機會，按所豫計，將教訓娛樂融爲一談，於是乎說；此故事是名友別。

有商賈名達納拿希伽者，居康他伐締城，時將遠行，採購珍貴貨物，挈牛而往，欲以載貨物歸。當其過森林時，有心愛之牛曰桑給發伽者，不幸一足陷石中，傾跌足且斷。商賈去留兩難，躊躇至再，決意留牛，以不妨其行旅。牛旣被留林中，商賈遂獨往。初牛之被棄也，命危幾殆，後得清泉青草，蘇息漸愈，乃壯健如故，早已忘其失足時矣。

近林之處，有獅號林中王，統率百獸，以兩豺爲輔臣。一曰嘉羅塔加，一曰達摩拿加，嘗無禮於王，見逐朝廷。兩豺退居於林。獅王因畏熱故，往永沒納河飲水；將返，聞有大聲，桑給發伽之聲也，獅王不知此聲何自來，是何獸之聲，疑必勇往壯健之獸也，豈與我爭王位者耶？憂慮之甚，乃思其輔臣，於是召兩豺。

當嘉羅塔加、達摩拿加聞命時，殆已知獅王所以召之意，不欲卽奉召，且考量之。

曰：王今召我，以困難故，是王自知其不安全矣。達摩拿加曰：未應召時，當自計其利害，吾儕且不往朝，試先自爲計。嘉羅塔加曰：然如子言，當先考量，不爾，則如猴所遇者，請畢吾言，商之名吉多者。

在射羅巴河濱建一廟宇，一日，匠伐大木，木尙未斷，而匠他去，則以木實其隙，值羣猴覓食至，一猴躍至木端，往來其上，所實之木墜而大木合，猴乃被挾以死。達摩拿加曰：聞君說猴，是知不三思必危其身，忠於王而進蠹言者，亦必有厄。

往往在烏闌衍城，有王名達摩達納者，嘗闢深池，王曰望池中之水溢以爲用，顧待之久，卒不見效。蓋池中有望不易見之孔，孔與溝通，所蓄水悉隱洩於孔，而池常涸。王闢池費多金，而多金枉費，心殊不懌。時有隱者居之近，備聞其事，知王之快快也。前語之曰，是池之涸因忌者施魔術故，惟一破魔得水之法：誅一武士或一隱者。王聞而喜，然近處人煙稀少，不得已乃擒此隱者，殺之池側，投尸於池。尸正塞其孔，大小適度，於是水乃不洩，未久而池水滿溢，遠邇田畝得以肥沃矣。

嘉羅塔加悉心聞聽，思而言曰，聞此故事，使吾謹慎，然我輩終宜往見獅王。自離朝以來，爲衆所棄，居於卑賤；一旦承主之寵，則衆必諂我，豈特我輩得此尊崇，亦足爲我親友光，且周濟貧寒，扶助弱小，一切善行無不施。不見犬之馳逐乎，爲些子食物而已，望主人而搖尾，見食物而心喜；又不見大象乎，忘其驕傲，對人馴服，受命維謹，初亦不過

爲求食物而已也。我輩若至此，何躊躇爲？

達摩拿加舉古格言而答之曰：盜竊、養馬、蓄財、憤怒、魔術、侍候王公貴人，皆所以毀滅人者也。吾思之熟，終宜不歸，若汝願往，請君獨去。嘉羅塔加曰：君言誤矣，此大事者欲求其成，必二人俱，不然同毀滅耳。我二人相分離，一如彼兩嘴之鳥。

昔日林中有兩嘴鳥，一日，棲息芒果樹上食甜蜜之果實，食者一嘴而他嘴忌之，且相怨曰：汝何啖之不已，使我不得食？食者曰：汝何怨爲？吾之食何異於汝之食乎？吾汝共一腹耳。然他嘴之怒終不息，行思有以爲報，見毒草欲吞噬之，卒中毒，鳥於是死。蓋兩嘴不和遂至於戕賊而亡也，是不和睦者必多不幸，汝甯忘此古格言乎，勿孤身行路，勿獨自謁王。君欲聞諸他故事乎，說合併互助之利者，吾爲若言，汝更聽之。

昔時在蘇摩樸梨城，有僧人名嘉納薩摩者，甚貧苦，偶獲鉅資，乃發願往恆河進香，浴於恆河，洗滌其罪惡，料理行囊已，遂就道，一日，經森林，蒞薩伐繩河，將浴，甫投水，而一蟹至前，問其何往，曰：衲往恆河進香，蟹曰：吾居此久，地殊不適宜我，請挈助我而之他，俾稍得安居，定不負君恩，識之終身不忘也。使君有間亦必汝助，僧人怪之，曰：汝區區蟹耳，何得助我高僧耶？蟹曰：唯。

有城名婆羅巴發惕者，古有一王曰阿地惕發摩，一日出獵，侍從甚盛，行至深林中，見一大象至。衆皆恐懼，王慰之曰：朕將擒此象載之還宮，衆乃爭謀擒象，築深溝覆以樹

葉，然後繞象成圍，讓路則直底於溝，象逸遂墜。王大喜，顧謂衆曰：「象未就擒，先使饑餓八日，象力既乏，自易入彀。」衆聞言紛走，獨留象溝中。二日後又有僧人循永沒納河者，經過是處，見溝中象而問之。象白此事，且請僧救之。僧以力不勝辭，不能舉象出也。象固哀求，僧曰：「思惟一計，若汝嘗助人，或助他獸者，際此可邀之來助。」象沉思久，曰：「吾不復能記憶曾否助人，惟記憶脫一鼠於難，試述其事經過。」

一歲，蘇伐那巴胡王在位時，伽寧伽國忽來羣鼠，盡一切食糧，隨處荒饉，人民咸集，請願於王，乞籌策以驅羣鼠。王於是舉國之獵戶，衆攜網羅以至，爭捕羣鼠。忍耐辛勤，歷久始得取鼠於穴；置鼠瓦罐中，使之餓斃。鼠旣入罐，吾適經過，鼠王乃請卹於我，拯彼鼠命。鼠王曰：「此事在汝殊易爲之，以足一蹴則罐立破。」當時動吾憐憫之心，遂爲破罐。鼠王感我德，曰：「銘此恩當不忘，他日使子遇難，必有以爲報。」

僧人曰：「汝旣助鼠，今日可召鼠來、鼠當拯汝，一如汝當日之拯鼠然，汝必得救，吾爲汝祝，言已，僧去。」象於是從僧人言，召鼠王來。鼠王立躍至溝中，象語以今日方來之禍，請有以爲救。鼠王曰：「此易事耳，勿懼，我必助汝獲自由。」遂乃聚羣鼠於深溝，取四圍之土，以填溝壑，未幾溝壑土滿，象乃得出。是象以救鼠而自救也。

蟹說象畢，又曰：「小如鼠，尙可以救象，安知吾之無以報子恩耶？」嘉納薩摩復思，此渺小者如是其聰慧，不待躊躇，乃置之囊中前進，復至一森林，時在中午，天暑熱，乃憩

於是，因而睡熟，是時蟹所豫言之災禍不幸而至。

蓋嘉納薩摩睡在樹下，蟻垤中有一大蛇，樹上爲鴉巢，鴉與蛇鄰，結而爲謀；每當行人至樹下，鴉必呼蛇。蛇出噉人，蛇甚毒，遇者必不得生，於是鴉蛇共食其人之尸。鴉見嘉納薩摩時，望蛇而呼，蛇急出齧以死。羣鴉方飛集尸上，鴉王警見僧囊中有物蠕動，伸首囊中，視爲何物。蟹因捉挾其頸，鴉王哀呼求釋。蟹不之許，若不使僧人復活若亦不得活。鴉王轉語羣鴉，其勢危迫，請蛇復活此僧。羣鴉乃求諸蛇，蛇無已至僧尸前，以舌吮傷口吸引其毒，始得復活。顧僧人旣醒，四顧見蟹，方捉挾一鴉，心以爲異。蟹告以往事。僧人自以爲睡夢中醒，至爲驚訝，曰：鴉旣踐諾，蟹乎，汝亦宜守信釋之去。而蟹欲懲鴉，以爲罪有應得，徒以毒蛇在側，不敢殺鴉，語僧人曰：試前行數武，吾將釋之。僧人遂並投於囊，攜以前行，且促蟹踐其諾言。蟹曰：不必踐惡人諾，亦不信惡人言。當知此鴉已害多人性命，吾從子言而釋之，又必以害多人。吾今語子，彼愚人助惡人之事，其後惡人終自食其報也。

在永沒納河畔，有侶聚居之村，村曰阿耆黎拖藍，村中一僧將往恆河進香，號名阿思惕加。旣成行，一日，在永沒納河浴，旣入水，見一鱷魚至，問所自來，今將何往，僧告之。鱷聞僧將往嘉錫國，請攜之往恆河，欲安身所。鱷今所居者至夏日則水涸，頗不能安。阿思惕加憐之，引鱷入囊，負諸背上往。抵恆河邊時，僧啓囊告鱷曰：汝今可以入水矣。

而鱷以在日中行旅久，至感疲乏，不能自投水中，請僧更送行數武。僧不之疑，允諾其言，攜之淺水。其時鱷魚嚼僧足，且將率僧至水。僧大恐懼，且怒曰：惡物！汝豈若是以怨報德乎？豈忍如是行不義乎？豈吾救汝，汝乃若是待我乎？鱷曰：子所謂道德感恩者，吾不知其意，吾故欲取助我者而食之也。僧曰：少待，且問之他人，請爲批判，倘所遇同汝意者三，我卽以我身飼汝。鱷魚許之。初至河邊芒果樹下，僧問樹曰：以怨報德可乎？芒果樹曰：是非非吾所知，然如若輩人者待我亦若是，饑則食我果，我嘗以樹陰爲人蔽日，及吾年老，或不幸病，無以助人之時，人乃忘我往日，伐我枝幹，甚者連根拔我，由是可知人所謂道德者，未嘗不負其養育之恩也。復叩之老牛，老牛方齒草河畔。僧旣問之，牛曰：子無爲我言道德，今人之所謂道德者，亦卽食其有養育之恩者也。以吾不幸之經歷，使我知之。吾有益於人者也，耕人之田，予人以犧，飲人以乳，及吾之老，人乃棄我以飼野獸耳。於是，僧人之命絕於第三。時瞥見一獾，僧人往問之，獾未之答而詢其詳情，聞僧所述，乃失聲笑，似甚同情於鱷者，曰：吾未作答前，第欲知若輩在旅途中之狀。鱷未大石猛擲，遂破其首；且告僧人曰，愚哉僧也，今而後汝聞教訓矣，汝慎勿與惡人友。於是獾召親友，飽餐鱷肉。僧進香畢，始安然返鄉。

蟹說鱷畢，曰：今可知與惡人不可交，亦不可踐諾守信，旣入吾手，當無憐憫而殛之。

矣。說已，乃殺鴉。僧既脫難，攜蟹之恆河縱之入河，且重謝之，以蟹之能助己也；然後沿於恆河歸。

嘉羅塔加說蟹事竟，曰：君知協同互助，智者所爲，吾二人慎無相離，入朝必偕，俾互爲助。達摩拿加聞之，始允同往，前途之禍福願共受之也。立謁獅王，獅王未白其意，先囑以不得洩其祕密，且誓不得違叛，亦不計前此二臣之過失已。二豺乃誓以王事爲己事。獅王乃曰：前數日者，聞有大聲，心甚惶懼，疑揚聲之獸欲奪我王位者也。嘉羅塔加、達摩拿加則視此亦尋常獸，共慰語王，請王勿懼，曰：世間蓋無有力勝於王，勇過於王者，姑無論此聞而未見之獸爲何物，必不能爲王危，王何懼焉？嘉羅塔加於是說故事，以明王之不必恐懼，請復振王威力。

昔北方有二王出獵，初相遇林中，爭一野豕，口辯激烈，至於動武，士卒馬匹死者甚衆，兩方損失皆鉅，然後罷戰。及兩軍退，羣豺趨至，飽啖肉食。方羣豺之食也，狂風倏至，吹折樹枝，拔樹根，揚塵沙，障蔽一切。羣豺疑二王之返戈而戰也，驚蹶入林，匿居數日不敢出；終迫於餓餓，勇敢出視，則林中一無所有，知爲風也。

獅王曰：若輩無論何語，使吾不能置信。尋常之獸而有如吾所聞其聲之巨者，是可懼之巨聲，必出自猛鷺無敵之獸。吾將棄王國，以遠避之。古格言不云乎：遠離惡人，勿使有惡習之鄉愚與若近。國有二王，去之可也。豺曰：若然，王奚以爲計？亦有格言曰：勿

離故土。願王不去而之他，臣等終謂王之恐懼爲不必有事。王所懼者，雷天之代步耳，臣等願如王意，往見此獸，俾深知底蘊；果如王所料者，則與結盟。獅王曰：諾。二豺往，將會晤，王授以全權，速去而早歸也。

於是二豺往，旣尋得桑給發伽於林隅，時在永沒納河畔叢草。一豺行而前，問若爲誰？從何方來？至則笑爲？桑給發伽具告之曰：在大森林中爲其主所棄。二豺聞之，相視而笑，曰：是即可恐懼之巨獸爲吾獅王所畏者也，健強如吾獅王奚爲而懼此被棄之犧乎？

二豺行且思曰：吾儕胡不欺吾獅王，亦作恐懼之狀，以告王曰：嘗見巨獸，信如王語，則吾王之恐懼或有利於吾儕也。縱功不及我，王亦必以爲舍吾儕莫屬。於是歸，復於王，囁嚅而言曰：王！臣等與相晤，始知王之恐懼良有以也。巨獸者，大自在天之代步，爲大自在天所遣，來至深林，食一切大小之獸。獅王果聞而益懼，語音中流露其憂慮，曰：吾言信然，自當懷是恐懼，吾思之熟且確，能作此巨聲之獸，必強勝於我，必與我爲敵，行將攘奪王位者也。

嘉羅塔加、達摩拿加聞王言而喜，自謂其計成功，因所言而王益懼也。假言慰王曰：臣等與商洽，願與交好，並邀之訂盟何如。王許之，隨返至桑給發伽處，重訪此孤牛，作怫然不悅狀，曰：若今所居之林，乃獅之王國也，若不欲老獅食者，急宜他徙。讀者當知此時桑給發伽之恐懼又何如也。桑給發伽曰：吾何往乎？世人皆我棄，以吾之窮苦老弱，居

此未嘗有過失，不過林之一隅，從無害於他物，復何往耶？獅果食我，其食我已耳。吾寧受爪之攫擊，殊不欲延此無聊月歲也。二豺曰：君處困苦境，應出以柔和之口吻，若爾磨然之物，何爲大胆揚巨聲乎？不知者則將以若爲此間王，何爲以是恐懼人心耶。他人之畏若聲，蓋從未聞似若聲之宏者。吾獅王亦以是憤怒，疑若以聲之懼人，王不信尚有能大膽揚巨聲於其國中者。惟我獅王實甚仁慈，未嘗不能憐憫汝。使若安居於是，必謙恭小心，細其聲而語。若不憶格言乎？微風可以悅人，暴風雨使人畏懼。吾儕將導汝見王。若知世人締婚或將覲謁，必須他人爲助，知汝強於我大於我，然事有往往軟弱爲之而勝壯健者之爲之也：在金山巔，有芒果樹焉，結甜美之果實，一獅從樹下過，欲食此果，而樹枝高不可攀，雖竭盡其力終不可得，苦思取食之法。時樹上有鴉安閑採果實食，未幾卽飽啖而去。獅徒然等待，卒悵然去之，然心未嘗不以不能如鴉之所得爲可恥也。

二豺言已，勸桑給發伽去謁獅王，牛不之疑，隨以前往。旣抵獅王宮前，二豺留牛於外，先行入報，告王以不辱使命，且跨其能，曰：牛故固執，初不信臣等言，幾費唇舌，乃得允於王共居，微臣逞巧妙之詞鋒，不得允與王結盟而爲友也。王聞之亦大喜，復獎贊之，稱其忠盡。明日，二豺又去桑給發伽許，引見獅王。獅王嚴肅接見，其盟友高踞王位，旁列羣臣。桑給發伽至，獅王不語，惟善視之，自以爲幸，因輔臣力，獲此盟友也。魁梧其表，銳利其足，可以擊人，欣然領之入宮，授以權，私心忻悅，以爲得偉岸之友，不復

他畏，自是安享太平矣。獅乃與牛成莫逆交，互相敬愛，永誓不離。獅王不至饑甚，不出畋獵。而嘉羅塔加、達摩拿加久而悔焉，悔攜牛之來也。

自王見牛，日與俱，忘其故常，不時時出獵；獵之時，亦屢圖一己之飽，棄吾儕如遺，置吾儕之饑餓而不問。是攜牛而來者，吾自毀耳。往日未嘗考慮及此，是吾儕之所爲，與彼僧同。

近南方嘉非里河，有村落曰達摩蒲里，一僧曰德發薩摩者，年老苦行，然不能捨其塵俗，而有貪心。貪得無厭之欲，克服其身，務聚錢財，爲安全計，置之杖中，俾隨取以行。一僧聞之，將來竊其錢財，旣求見，虔誠其貌，請任傭保之事，僧許焉。僕善窺主意，事之勤謹，久乃有信。蓋僕力任百役，暇復能爲嬉戲以娛之，僧乃益喜。僕所能，琴爲最。僧未嘗不自幸其運，獲茲慧僕，一切得以託付；惟此貯藏錢財之杖，則不少離。他日，僧挈僕出化村外，歸至中途，僕潛折草簪頭上，迅至僧前，自請罪曰：吾犯大過，頃始知之，在彼飯我人家，稻草落吾頭上，初未之覺，是犯盜竊罪，何由以自贖耶？僧曰：汝本不知，汝故無過。曰：鳩毒終爲鳩毒，知之者不知之者，食之則一，其果一也，請語我贖罪之道。僧大贊許，以僕之忠實若是，曰：如汝忠誠贖若罪，不必他求，汝第着衣服投入水中可耳。僕立從其說，出於水，復至僧前，三叩其首，爲主祝福。僧益訝其心之潔，曰：誠哉吾僕，忠實至此，吾安獨復見其人耶？於是信賴益甚，然貯藏錢財之杖，終

不付與。

僕殊不自足，因其計未售故，乃別爲謀。他日復語其主人洗滌罪惡，早登極樂國，意於此修途之中，必得間以盜主人杖中錢財耳。僧躊躇久，卒從其言，偕往嘉錫；行經羅伐梯河，僧旣水浴，授僕以杖末之疑，以僕忠誠，不必疑也。旣浴河中，泳至彼岸，且浴且祈禱；復回顧其僕，忽見二羚羊從河畔過相鬥毆，互以角觸。一羊乃血被其首，爲一豺所見，知羊之血流，遂行至羊前，飲其血。羊雖敗衄，而彼羊之怒猶未已，亦未見豺之飲其血也。復以角前擊，乃碎此貪心之豺之首。僧驚視其事，浴罷出水至岸旁，竟不見僕，大驚，亦不見其貯藏錢財之杖矣。讀者可知此貪心之僧，其時怨恨爲何如也。曰：噫！今而後始知格言之可味也，世間無有如錢財之能動人心，能欺罔人者，尋聚錢財如受罪，貯藏錢財如受罪，濫費錢財如受罪，遺失錢財亦如受罪也。是時僧之怨恨終無益於事，亦無他術，惟有自止其痛悔而已。無已，遂折而返鄉。

嘉羅塔加曰：不見僧之與豺，不三思而被禍，一如吾儕引半見獅王，而自受其罪也。達摩拿加曰：爲今之計當思有以補救之者，或不如以計遂殺桑給發伽。嘉羅塔加曰：吾儕何以出此？不知君計將安出？如之何能殺此龐然巨偉之物耶？達摩拿加曰：當出之良計，或者求助於人，若是力雖不勝，亦可爲之。

往往普羅塔摩薩奇林有鴉，築巢高樹之上，樹之下有大蛇居蟻垤中，鴉知近處有此強

敵，思放逐之，或謀殺之，苦力之不勝也。然居之旁有此亦至感不安，乃晤一豺，語其困難，求殺蛇之計於豺。

豺曰：在伐羅達河側有池，池中有魚。值魚鷹來飲水，見池魚欲攫食之，顧池之深，因思一計，乃棲止多魚之處，如修行者狀。魚既見之，潛匿池底，窺鷹故慈和，寂焉不動，遙問何爲。鷹柔聲以告之曰：吾來贖罪，期得善終；平日吾殺生多，傷害魚類尤夥，今者飯依正道，惟修行以終餘年耳。魚初不敢信，觀其容貌態度復若是，久乃與之熟，卒信其饭依正道，不必懷懼也。顧鷹待魚已久，知魚之能信已。其時魚游四圍，鷹忽黯然而有戚容，歎息至於流涕若甚悲者。魚怪而問焉。曰：友乎，吾今悲戚，緣若輩大禍之將至，若輩必不幸也。吾知時運之奧妙，不久天必大旱，十二年中，天無滴雨，一切河流溝渠皆涸，所有魚類亦必喪命。吾與若輩善，思有以救之，惟吾始能救若輩，而若輩必惟吾言是從斯可已。去此有山，山上有池，終古不竭者。若輩欲求生，當信我，吾將一一載之前往。魚聞而大懼，未疑鷹之言誑，謂無足慮，於是共信誑魚之鷹，以爲非此不得救也。鷹乃日載一魚，擇其肥者，載至山巔從容而食之，久乃盡食池中之魚。惟一蟹獨疑之，將懲罰此鷹。值鷹來載蟹，將往魚許，鷹負蟹至山巔。蟹見山無水，所有惟石，石上滿陳魚骨，知鷹之詭計也。於是不復延遲，急捉鷹之頸，窒息以死，然後蟹緩緩歸其故居。

豺說畢，乃曰：使計以殺人者當若是，今吾儕思計以殺蛇，一如鷹之食魚，如蟹之捉